詔求言

詔求言 案本紀求言之詔在辛巳

詔曰朕以眇躬獲遵洪業所期恭己治可致於無為乃昧知人失浸成於偏信自奸臣之怙勢畏公議之靡容屛蔽聰明排斥忠直利害莫從而上達威福自得以下移逮茲更化之初亟出求言之令倐再踰於月律猶罕見於奏封豈習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誠弗至顧忌者多厥今百度未釐二邊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羅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救此弊端

寧無良策乃若箴規主失指摘奸邪人所難言朕皆
樂聽儻有裨於事實詎敢吝於褒章其或過差務從
寬假凡我縉紳之彥曁于芻蕘之微久鬱之懷諒欣
聞於申命竭誠以告庶共底於丕平

乙酉集議韓侂胄函首事

先是壬午監登聞鼓院王柟自河南通書回持金人
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詔侍從兩省臺諫集
議以聞丙戌臺諫又以為請詔三省樞密院詳議上

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許奕使金

以起居郎充通謝使吴衡副之

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職名案戊申在二月原本脱去今添入

復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定

詔改正韓侂胄事迹

命史官自紹熙以來改正以其冒定策功也

壬子賑流民

詔臨安府賑濟

甲寅雪

戊午再竄程松

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甲子罷劉德秀遺表贈官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為亂

黑風峒者在郴吉之間而地屬桂陽縣有羅孟二者

名世傳其酋首也至是世傳出掠省地已而受招詔

補承節郎世傳之犯省地也郴州舉人李元礪嘗助
官軍擊賊元礪曾口人以武斷鄉曲羣盜皆畏之比
世傳受招論功行賞而元礪不及遂去為盜盜推為
帥時江湖方艱食饑民及汰去之兵多附之遂至數
萬
三月戊子下戒飭詔
詔曰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菲食卑宫躬
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未孚況姦倖美權故

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監司郡守並相傚傚貪婪無厭狠籍已甚朕方厲精更始申加訓飭以儆有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緣公濟私尚為故態必罰無赦尚其戒哉

復秦檜王爵贈謚

以復議講和故也

辛卯詔梟韓侂胄首於兩淮

前二日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議以韓侂胄函首易

淮陝侵地翌日詔侍從及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
一日聞奏於是議者皆言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則姦
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是日有旨依奏遂詔臨安府
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冑棺取其首送江淮制
置大使司壬辰降黃榜于臨安府兩淮荆襄四川曉
諭癸巳宰執咨目諭諸路安撫制置司以函首事
丁酉謝奕使金
以起居郎允通謝使

鄆王偁政和三年漢王椿故事贈太師尚書令追封肅王侀忠時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引治平二年王珪等議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安乞止贈尚書令詔從之　李心傳曰吏部太常固失之而侀正父所奏亦未盡也乾道中省三省長官易以左右丞相則所謂尚書令者蓋無此名矣乾道三年孝宗少子愭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且最為得體而議禮者皆不及之蓋弗深考耳三年

十一月皇子復有維垣之贈給事鄒應龍言子為父師於理不順然前是諸皇子或已贈太師矣應龍俄以親老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云

利州兵老小喧鬨

關外諸軍月糧有支正色者有支估錢者是月王喜為沔州都統制以糴貴糧之下令正色米每石以二斗坐倉於是總領所乃優潤估錢予之謂如支天字廒則按舊籍收糴之時每石六引即於上加搭二分

作七引以二分為優潤其實市直乃十餘千一斛之錢僅能糴其半利州軍士方出戍其家屬在營者皆怒二月七日南倉當支糧未及畢衆共訴于統領官王興祖曰汝自見總領白之於是突入總領所近千人總領陳咸方謁客未還其屬官皆遯去無與酬應者衆益忿適總領所修廨舍衆共取椽桷數百執之其一人陞廳事取更鼓擊之遂徑趨宅堂咸之家人悉登城以去匿會節樓衆又逐之有茶酒卒以瓦石

自上擲傷數十人衆乃止咸聞變渡江入西倉與祖
隨往白之然後入城彈壓衆始散去宣撫司聞之遣
沔州中軍統制官朱邦寧來究其事既而以其方出
戍不敢治但誅擊鼓者一人又有墁匠一人導之以
入於寢所得其刀與一屨亦斬之王喜素愛興祖故
但降為隊將尋以招成州亂兵復故職事聞朝廷為
降詔戒諭諸軍
夏四月丙辰詔科別群臣奏疏

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民承命惟謹曾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金人得以聞吾之情而滋熳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耳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之尋盟於金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

者皇太子温文粹美學問夙成欲使與聞國論通練事幾以增茂儲德二三大臣各兼師傅賓僚用伸羽翼之助其相與叶心輔導成朕愛子之義以綿我家無疆之慶是惟休哉自今每遇視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　乙酉錢象祖兼太子太傅衛涇雷孝友林大中並兼太子賓客　是月丁亥皇太子出居東宮

丁酉詔求言

賜禮部奏名進士鄭自成等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
出身有差
甲子太白經天
蝗
乙丑減常膳丁卯詔侍從臺諫條上闕政監司守令
條上民間利害以聞六月乙酉禱於天地社稷七月
壬戌詔三省條上寬卹未盡之事八月戊辰出豐儲
倉米賑貧民

辛卯史彌遠兼參知政事
秋七月辛丑賜呂祖泰官
先是祖泰以上書忤韓侂冑配欽州牢城至是改正
過名特補上州文學尋改授廸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癸丑丘崈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許奕歸自金
以通謝使囘是日入國門
八月辛未丘崈薨

萬九百餘緡民間折閱滋甚

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詔考訂民間利害

詔禮部侍郎許奕起居舍人曾從龍考訂監司守令所條民間利害擇可行者以聞其未條上者趣之

甲午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賑糶尋又出安邊所錢一百萬緡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糴米賑饑民

法當誅正以危疑之時不欲盡行姑從決配以從輕
典後乃自配所逃入都城投匭誣告幾致興羅織之
獄陷害忠良當時全臺曾入章疏於是彭龜年追三
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蔡璉誣罔尤不可恕欲乞朝
廷將蔡璉坐以逃入都城之罪更與加配奉聖旨依
看詳到施行照得蔡璉於紹熈五年八月内准指揮
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撫州牢城収管於慶
元五年二月内放逐便於嘉定元年四月内與降等

比換進武副尉吏部供到蔡璉因磨勘現轉承信郎
監江陰軍江陰縣令節犒賞酒庫奉聖旨蔡璉追毀
出身文字除名勒停加配贛州牢城
十一月戊戌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
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為界每界書放之數止於一
百二十五萬崇寧後陝西邊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
壞大觀間盡罷之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為準建炎
初張魏公浚出使復以便宜增印自後因仍不已至

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所書
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
四百已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咸乃與僚屬議出
庫莞金銀度牒與民收回半界金每兩直六十緡銀
每兩六緡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度庫莞所藏
可直一千三百萬議論凡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
民間以舊引輸官課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
司毋得受榜出民間大驚先是總領所歲受諸州縣

為守闗羌人且至遣禁兵八十偕土丁往拒之兵至茀坪而蓄卜已渡河軍丁迎敵不勝庚辰攻茀坪寨官軍射退之遂掠三松蠻砂横山三增白羊諸村殺人民掠財貨蓄卜又進據茹山而安静艮溪茀坪谷堆諸寨皆為所陽公庇亟遣西兵正將黨橐宋史作黨壽以所部七十人及土丁俱往策應橐輕敵徑進癸未戰于茹山官軍失利義勇隊官二人戰没西兵死者四十人土丁六人郡又盡調西兵禁兵之未發者命

興化府後軍統領王光世將之以行是日羌人自郊坪寨下以皮船載生兵渡河寨官李茂引兵至河際射之一舟八人俱溺光世以羌人勢蹙憚之留屯三衢不敢進羌人焚掠既盡戊子渡河南歸光世乃偽走捷旗稱會合兵丁趕逐羌賊道路已通時並河諸村生業既無遺矣制置使吳獵纔聞之庚寅遣義勇軍統領張師古以所部二百人赴州捍禦師古至則屯三衢而光世進屯安靜寨時邊報不一而在城之

兵調發既盡乃募強壯三百人號曰敢勇俾往邊頭應援命軍事推官程伯雄充軍正統之以行伯雄丹稜人也㳟坪寨與邛部川女兒城隔河為境伯昌之在黎也蠻地饑荒女兒城崔太者有請伯昌歲以米十五斛贍之公庀至州靳而不予女兒城蠻因以藉口乃借蓄卜路使之入寇既而諸司聞其事復命予米如故然無及矣

是歲置提領拘榷安邊錢物所案本紀在閏四月辛未又黃疇若傳拘榷作拘

催

時甫廢國用司而侂胄及諸閹省吏之家貲財皆已
簿錄黄疇若為殿中侍御史請籍此名遂命與戶部
侍郎沈詵同領其事即御史臺置局又以宰屬一員
同領仍許疇若不拘常例到堂疇若等請卿監一員
提領安邊庫朝士二員為拘榷官仍揭榜募人言拘
榷事許之其後會其入歲得七十萬緡專充金人所
增歲幣其田宅契券皆藏之御史臺庫命臺官一員

典領局罷疇若已下皆進官

金主璟卒允濟立

璟以淳熙十六年立在位二十年無子而雍之諸子

惟允濟在故立之雍即葛王褎也淳熙元年更名雍

大臣有咎遂與殿前司中軍訓練官楊明及其徒徐
濟趙珉等合謀以收黑風峒為名聚衆為變約侯史
丞相過江日令步軍司前軍揀汰軍校張興等藏匿
亡命千人於舟中俟百官迎謁於浙江亭舉火為號
三路簇刀併上盡殺宰執侍從臺諫諸人然後以兵
擁三衙軍直水門突入大内殺内侍王俞張延慶等
四人劫請上御殿降詔賞軍以日愿為樞密使濟為
叅知政事濟士族珉歸正人俞大閹延慶内侍也楊

翼郎賜錢二千緡白金三百兩以昂爲臨安府兵馬鈐轄德常爲浙西路兵馬都監自餘或有詿誤誘脅人未發覺到官更不追究令尚書省降黃榜曉諭時武安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已病是月十二日以憂死遂以福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爲威武軍承宣使代掌殿巖四年六月有武臣陳大節吳仲哲者言日愿爲佐胄報仇非大丈夫樞密院使臣白彥通聞而告之大節坐編管泉州仲哲編

管建寧府云

庚子詔舉監司郡守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

之闕

蝗

辛丑命州縣捕之乙卯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

縣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

癸丑詔以戶口為殿最

詔兩淮荆襄守令以戶口多寡爲殿最

甲寅拘回舊會案食貨志是年以會子數多稱提無策十一界除已收換尚有一千三百餘萬貫十二十三界除燒毀尚有一萬二百餘萬貫此云明年春第十界方滿與史異

明年春第十界會子當滿朝廷先期命刑部尚書曾𥡴等置局拘換於是與其寮奏言第十一界會子爲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乞以鬻爵及出賣沒官田等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所謂名件凡九一曰打奪案奪當作套據志乳香每套一貫六百文乳香

己卯黎州蠻寇邊

丙戌賑兩淮饑民

出米十萬石

九月辛丑合祭天地於明堂赦天下

丙午增太學內舍生

十員

冬十月丁亥補京湖廂禁軍案本紀補廂軍在丁卯

命制置使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人以補其闕蓋以

以歲飢罷宴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李元礪作亂

元礪有衆數萬連破吉郴諸縣詔遣荆鄂江池大軍討之

丙辰徐邦憲罷

免知臨安府　是冬京尹復用士人徐邦憲時都城米價踴貴楮幣不通乞丐之人有羣攫餅餌于傳法寺前者陳侍御晦等全臺上章論守臣區處無策邦

申也於是節制自舊寨歸留統領官傅順董炤軍正
程伯雄在後寨捍敵
巳巳賜朱熹謚曰文
太常博士章徠初議謚曰文忠考功郎中劉彌正覆
謚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
苟當於行一字足矣奚複哉其議畧曰六經聖人載
道之文也孔氏没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世斯
文以是未墜漢儒於經始采掇以資文墨涉隋唐閒

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耳文乎文乎
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為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考異一書
豈其心亦有合與請以韓子之謚謚公從之乃謚曰
文

乙亥詔諸州毋糴職田租

是歲諸路旱蝗

揚楚衡郴吉州南安軍盜起

人知名士也開禧末除知澧州未上會金入淮漢簡
夫攝守漢陽堅守不動用是遷兩官提舉湖北常平
公事又遷提刑簡卿至江西賊方四出廣帥廖俁遏
其入嶺之路賊遂出沒洪潭間頃之又移梅嶺摧鋒
軍擊賊者殲焉
三月丁酉蠲逋負
都城及荒歉諸州民間逋負悉蠲之
庚子賜彭龜年謚

大使安觀文丙患之是春議欲復收半界提舉茶馬張震首出馬價寛剩錢三百萬緡為助大使司益以二百萬緡既而遂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百萬緡其千二百萬緡合諸司之力餘千七百萬緡令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兑逢孺謂三年三兑失信於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閱之患不如量力止毀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此止餘兩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安公怒即榜諭軍民以為九十一界錢

司乞致仕先是誅曦之歲副宣司遣官刻刷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以助總所贍軍既三年矣至是或言自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還制司前日所寄五百萬緡以備對鑿其參議官毛璞等調護久之卒允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大使司空名官告總所椿管度牒金銀對鑿餘以九十三界收兌又剏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程松所增之數應

吉州史定之彌堅兄子也當未至官時賊已大作及是詔定之量易内地一等州郡差遣而命簡卿兼知吉州時池州副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皆在江西頻戰不捷簡夫親與賊戰亦失利案本紀許俊劉元鼎曹彦約之敗俱在六月

丙寅詔恤殘破州縣

民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安集之　五月淮賊悉平

詔寛恤淮東殘破州縣

免兼司業先是十一月間府民有因訟行賕者事連
武學生柯子冲盧德宣案師羴傳作盧宣德府命付理院械繫
之案上當贖銅七斤師羴為府尹書判各决竹篦二
十押出府城仍申國子監照會士論譁然以為不可
諸生乃陳詞于學官時魯準為武學博士劉靖之為
武學諭二學官為備申監監以申尚書省及御史臺
諫院府尹伺知之乃委罪於司理參軍趙師夔對移
錢塘丞兩推吏皆勘斷而臺省無所施行右學之士

為跋扈不臣楊和王再造勳臣為國招軍誤刺輦官
當時臺諫論之猶以為當與齧路馬者同誅今來趙
帥不經本監不申朝廷輙取天子之學生撻之公庭
之下斥之國門之外其蔑視學校不有君父較之不
押班刺輦官之事輕重為何如況趙帥本權臣之死
黨奴事蘇周賄結貪相姦回駔儈暴虐貪殘實小人
之渠魁其視善類不啻氷炭當時譏之者曰姦邪誰
不附韓王師睪於中最不臧手拾骰錢訣寵婢身當

傳酒舞蹈郎叩頭雅拜尊師旦畫膝為書薦自強更
有一般人不薔也曾學狗吠村庄此皆小人之不屑
為在彼乃甘心為之更化之後前日黨韓之人誅斥
殆盡而斯人蹤跡詭秘獨能漏網朝廷所以收拭而
用之者特以小人有材或能辦事今既經年徒聞貪
酷之聲殊失期待之意尚書天子之喉舌京兆四方
之觀瞻彼方借叨非據偃然自大謂秦無人前此肆
無忌憚特為天子結怨於民今兩生之辱是為天子

結怨於士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源等
嘗具狀申監乞備申臺省又嘗訴于朝省訴于臺諫
待命數日杳不聞報源等竊恐朝廷以常程公事視
之竊惟祖宗二三百年養士之澤一旦掃地此豈小
故而趙帥不有朝廷不存學校履霜堅氷漸不可長
紹聖報復之禍尤可寒心源等不肯上負聖天子教
育之恩為國遠慮義激辭憤誓不苟生而欝勃之氣
竟無所伸諸生見幾而作多已告假所存無幾源等

之曰守臣撻逐天子生員自今日始幸甚幸甚陳武
得之復為備申都省府尹聞乃上章待罪其自辯訴
甚悉而理終屈先是諸生既訟于御史臺而殿中侍
御林琰監察御史徐宏鄭昭先共議牒府第云請照
會士人所陳逐一行遣無為具文招惹詞訴而已及
事益激乃始奏劾獄官趙師夔以為不分明指定雷
列具呈遂致一等遭辱有傷學校事體乞將師夔罷
黜獄吏決配執政知士論不可遏丁亥晝旨府尹放

國子監候報乃施行而太學之士復詣檢鼓院進狀
庚申學官連銜再乞罷黜武又面見執政求去後六
日乃有是命於是曾從龍以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暫兼國子監祭酒劉爚自浙西提刑召為國子司
業王柟自吏部郎中兼右司郎官除將作監兼知臨
安府丁卯準與太府寺主簿金式兩易靖之與太社
令陳貴誼兩易趙書復引疾求去章再上不許而祠
出知漢陽軍辛伯添差通判鎮江府凡紛紛踰月乃